

古代筆記小品選讀

张学忠 编著



古代笔记小品选读

《随笔》丛书

张学忠 著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大沙头四马路)

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737×1092毫米32开本 8.375印张 160,000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261·15 定价 0.65元

前 言

一

笔记小品，顾名思义，即笔记体裁之小品。它是指我国古代笔记、杂著之类的作品中所收录的各种内容、各种形式的小品文、小故事。它的突出特点就是不拘体例、形式短小、题材广泛、写法灵活和语言简洁而又往往较有风趣。

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正统的笔记小品，更具体地说，是以辑录历史故事、撷取轶闻琐语和杂谈风土人情等多半属于“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①的细琐性文字。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小品最初并不是一种独立的文体，人们也并不把它称为“小品”，而是称为“小说”或“笔记小说”，这显然是受了庄周和班固的影响。庄周曾在《庄子·外物篇》里把讲述道理的琐细之语称为“小说”^②，班固也曾经在《汉书·艺文志》里把“刳尧狂夫之议”称为“小说”^③，所以后世便把凡是琐细记载的文字都笼而统之地称为“小说”。实际上，这种“小说”

中，除了唐代传奇、宋元话本和明清时期以铺写故事、塑造人物为主、而且有完整结构的短篇小说之外，大都属于笔记小品或故事的性质。

千百年来，无数事实已经证明，这种琐细型的笔记小品，不但在社会上流传时间很长久，而且影响面也很广。这是因为此种文字“虽为末学”，却“尤务多闻”④，“虽体不尽纯，意理颇有实用”⑤。在它们当中，不但保存了丰富的历史的、文学的或其它方面的可贵资料，能够使人们窥到各个时代的形形色色的生活截面，帮助人们明确爱憎、陶冶性情，而且又能使人们丰富知识、开扩心胸，得到愉快和休息。因此，它是我国璀璨绚烂的文学艺苑中的一株微纤然而有生命力的菁英。

二

笔记小品的产生、发展乃至成熟、繁盛，是有其历史的来龙去脉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演化的时期，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或文化等方面，都比以往表现出更大的活跃性。特别是春秋中叶以后，涌现出许多士人和以士人为主体的各种学术流派，许多士人针对历史上，特别是现实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或是相

互间展开辩论和探讨。在长期的辩论和探讨中，各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为使自己的言论或著述更富有战斗性、鼓动性或更有说服力，常常征引带有歌颂、惩戒、讽谏等等性质的神话、寓言、历史故事、社会轶闻或传说之类。其中寓言、历史故事、社会轶闻或传说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当时的零散小品。尽管这些“小品”当时都是以诸子散文或历史散文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尚未形成独立的文体，而且种类不很多，内容也不很广泛，但是由于它们在兴邦治国、修身齐家等方面起到了不同程度的诱导、警醒、劝勉或鉴戒的作用，所以曾经大大地引起士人和当权阶层的兴趣和重视，也大大地启发了后世文人搜录、整理和编辑这些“小品”的积极性。

到了秦汉时期，由于统治阶层鉴于以往列国的纷争，而加强了封建专制。这种专制自然也施行于文化学术方面。秦初的焚书坑儒、西汉前期的罢黜百家，均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限制文化的作用。汉初学术上以收集、整理、传播古籍为主，文学上则以有关治国安邦的论文、歌颂功德或抒写感遇的辞赋以及摹仿先秦谏言词的讽谕作品为主。

受整理古籍和有关治国安邦的论文的启发与影响，西汉中后期出现了刘向的《说苑》和《新序》二书，辑录了西汉以前经、史、子、集里的一些故事、言论和当时的轶闻之类。从实质上说，这是鉴于先秦若干故事、言论具有告诫、规谏等重要作用而提供给汉代当政者作施政参考的著作，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以故事轶闻为主的小品故事集，为后世笔记之类的

小品故事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受摹仿先秦诡谲言词的讽谕作品的影响，西汉中期还出现了以东方朔为代表作家的谑辞饰说、诋谲蝶弄的滑稽文学。这种文学显然是春秋战国时期滑稽之辞的延续^⑥，不仅开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滑稽嘲谑之风的先河，而且对这个时期滑稽嘲谑式的小品故事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三国时邯郸淳《笑林》、西晋陆云《笑林》，都是在这种风气影响下出现的嘲谑性小品、故事集。

由于《说苑》、《新序》等小品、故事集的影响，晋代又出现葛洪托名西汉刘歆撰的《西京杂记》。这是一部记录西汉遗闻轶事和怪诞传说的小品、故事集，它显然比《说苑》、《新序》更多了一些文学的味道，对后世写遗闻轶事的小品、故事集的影响更为明显。此外，由于汉末大畅巫风，佛教又传入中土，当时作为传播佛教教义的宗教小品故事已在社会上流行；“小品”一词也正式出现，同时，魏晋以来，士大夫阶层“弥以标格语言相尚，惟吐属则流于玄虚，举止则故为疏放”^⑦等原因，造成了魏晋时期“作者间出，谰言兼存，琐语必录”^⑧之情势，于是又涌现出许多记述鬼神灵怪之类的小品、故事集和反映士大夫清谈之风的小品、故事集。前者如托名班固作的《汉武故事》、题名曹丕（一作张华）作的《列异传》以及张华《博物志》、王嘉《拾遗记》、干宝《搜神记》等。后者如裴启《语林》、郭颁《魏晋世说》及郭澄之《郭子》等。后世偏于记怪与记言的笔记小品分别是它们的演化。

至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出，标志着古代小品文的空前

繁盛。《世说新语》在形式上，显然借鉴了《说苑》、《新序》、《说林》、《魏晋世说》等书；在内容上是两晋以及汉魏时期社会关系、人情风貌的比较集中、又比较生动的反映；在取材上，脱出了神怪的巢窠，而注重于社会实际；在描写上，长于截取生活和人物性情的片断而求其神似；在语言上，则力求简洁而带有个性等等。比较集中地显示了它的文学特征。可以说它不仅是通往文学宝库的第一只小品家的珍珠之船，而且是古代笔记小品的最杰出的前驱。后世称它为小说集，实则并未达到小说的境地，而只是小品而已。六朝以后，专以人情风貌轶事趣闻为题材的小品故事集，受它的影响最深，如唐王方庆《续世说新语》、宋王谠《唐语林》、明何良俊《何氏语林》、清梁维枢《玉剑尊闻》、王晔《今世说》等。

隋代紧承六朝，小品、故事受六朝影响最为明显。但由于时间短暂，作品数量极为有限，见于记载又较为著名的是阳松玢的《解颐》和侯白的《启颜录》，显然都与《笑林》的影响有关。

到了唐代，笔记文学进入了成熟时期，其突出的特点就是出现了两种发展趋势：一，是一部分文人在魏晋六朝以后的搜奇记逸之风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将短小简单的小品文加以幻设、铺衍，从而创造出篇幅曼长、叙述委曲的传奇小说；二，是另有一部分文人，将汉魏乃至六朝以后记述历史故事、社会风貌和人情琐语之类小品的范围又加以扩展，撰写出各种类型的笔记作品，如侧重记历史事实、典章制度的《大唐新语》、《因话录》，侧重记传说故事、社会风貌的《朝野

金载》、《封氏闻见记》；侧重记文人生活和诗歌创作的《云溪友议》、《唐摭言》等等。总之较为著名又较有价值的笔记就将近二三十种。这些作品基本上都是属于小品的性质。因此唐代笔记小品的数量已是空前大增。其总的特点是写现实的多，写典章制度的多，写士人的多，写妓女的多，写城市的多。

宋元时期，由于文学家宋祁的《笔记》一书问世，于是正式以“笔记”二字命名的笔记作品空前增加，笔记体的小品也呈现出空前的盛况，而且臻于完全地成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以下五点：一，随着城市的繁荣，市民阶层的空前壮大，他们对文化的要求也更迫切、更多样；二，各种院本、杂剧以及说唱文学取材于笔记小品，使笔记小品的价值得到提高，并刺激了编撰者的兴趣；三，朝廷中最高统治阶层由于觉得“太平已久，国家闲暇”，于是“日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⑥，这对于小说和笔记小品的兴盛起了相当大的支持与鼓励的作用；四，朝廷重视各种史书的编修，并下令向民间征集史料、杂著，而一些著名的文人在编修史书之余又自撰史书、杂著，结果使大批博雅有趣的野史、琐记、读书随笔、掌故考证等应运而生；五，印刷术的进步，特别是活板的发明和使用，为笔记小品的印刷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条件。于是这时期的笔记小品，无论种类、数量都非往代所能比。它的总特点是，有关历史的多，读书札记的多，宗教神怪的多，杂录各类的多。

明清时期，是笔记小品最繁荣的时期。这固然与宋元笔记小品的影响有关，而明清本身诸如哲学、史学、考据学及

文学的发达，也都给笔记小品的撰写创造了多方面的、十分有利的条件。此外，朝廷组织大批文人编辑大型类书和丛书，又使大量散佚在社会上的笔记小品得以收录和保存，这不仅给旧笔记小品的整理提供了方便，也给新笔记小品的撰写提供了借鉴。所以这时期编辑、撰写笔记小品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不但种类多、范围广，而且还有新的特点，即考据的多、滑稽的多、汇总的多。一些收录小品较多的笔记作品集多半出在明清两代。如《说郛》、《古今说海》、《广百川学海》、《宝颜堂秘笈》、《玉芝堂谈荟》、《国朝纪录汇编》、《古今谭概》、《坚瓠集》等等皆是。这正如明代张燮所说“若夫包络群象，总统万家，见见闻闻，列成巨丽，近代以来指诂数屈者乎？”^⑩。

明清时期是古代笔记小品发展之顶峰。

三

笔记小品从萌芽到鼎盛，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其题材又是十分地庞杂，加之出自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不同流派作者之手，并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所以造成它的内容极为广博、极为浩繁。

有许多笔记小品，都敢于把犀利的匕首投向封建统治阶级，毫不留情地戳穿他们的伪装、暴露他们的本性。如清末

民初柴萼《梵天庐丛录·剥皮》，揭露了明代刘宇制造的一件惨案。刘宇是明武宗时宦官刘瑾的党羽，他通过巴结刘瑾而“居位重要”，然而为人“险峻难测”，膳夫煮鲋鱼未用蜜酒，就被他处以“家法”——“著红绣鞋”（即光脚穿烧红的铁鞋），又被剥了皮。作者通过这充满血腥气味的事实，痛斥了封建官僚依仗权势肆意残害人民的滔天罪行，真实有力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的疯狂性与反动性。

有相当多的小品，以严肃公正的态度将封建统治阶级卑鄙的灵魂和昏蠢的丑态剖示在读者面前。宋代李昉《读闻录·张鹭鸶》一文，写唐代神泉县令“外以廉洁自矜，内则贪黷自奉”，自己贴出告示说“某月某日是本县生日……诸色人等，不得辄有献送”，然而到了生日，对众人的献送“一无所拒”，并“复谕之曰：‘后月某日，是县君生日，更莫将来（礼物）。’”勾画出地方官贪婪无耻的嘴脸。尤为深刻的是，笔记小品也注意到了与剥削阶级种种丑恶本性相关联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和陈腐荒唐的生活哲学。晚唐时，荆南节度推官李载仁，自己最怕吃猪肉，也认为别人吃猪肉最头痛，于是用罚吃大饼夹猪肉的办法来惩治互相殴斗的部下（《说郭·罚人吃肉》）。唐代女皇武则天的事例更为典型，由于她平生喜欢祯祥，所以听人说梦见她头发白了又变黑，就赐给官职；听人说有大足神人下降，便更改年号称“大足元年”。充分表现出封建统治者由于长期养尊处优、脱离实际而造成的愚昧无知、固执自信的性格已经达到十分可笑的地步。

有许多小品，对统治者以外的某些人的思想言行或社

会上不良风习也作了揭露与针砭。如《目老叟为小儿》（《玉堂闲话》），揭露京城某道士，为骗取个人的虚荣豪华而将其老父称为小儿。《万字》（《应谐录》），嘲讽河南某田舍翁之子，因老师教他“一”字是画一道，“二”字是画二道，便自作聪明地认为“万”字就是画一万道，等等。

可以看出，笔记小品中所使用的讽刺与嘲笑，不仅包蕴着对于一切恶人丑事的斗争，而且寄寓着对于各种蠢人陋俗的针砭和批评，自然也暗存着对于产生恶人丑事、蠢人陋俗的社会本身的揶揄。

笔记小品，同古代其它进步文学作品一样，保持了这样一种倾向，即：提倡明达、宽善、正直、廉洁等等的精神与情操，鄙弃昏庸、刻薄、奸佞、污秽等等的品质与行径，而这正是我国人民传统的道德标准的具体体现。它不仅能给人以教诲，而且能给人以鼓舞。从这个方面来看，笔记小品里有许多歌颂王侯大臣或名人高士美德懿行的作品。如《唐语林·德行》中《崔枢》一文，歌颂了唐顺宗时秘书监崔枢出仕前不贪外财、不攀显达的淳正品德；又如《世说新语》中《管宁割席》与《周处自新》二文，分别称赞了管宁作人、择友的清高标格与周处勇于改过自新的果断精神，都为当时和后世树立了楷模。

在笔记小品树立的楷模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清官之列。如《明斋小识·还磕头》，记述以清廉知名的华亭县令许治，以近于嘲弄的方式惩治地方武痞的故事，表彰了许治的明正；《昨非庵日纂·钱若水》，记述同州推官钱若水，能够

维持法制、主持公道，通过访察，使被诬告和定了死刑的某姓父子得以释放，而钱若水本人既不接受感谢，又不希图嘉奖。歌颂了钱若水的出众吏才和耿清品质。

笔记小品中收录了大量古人专攻学问或某种技艺的故事。如《西京杂记·匡衡》，记录了汉元帝时丞相匡衡年幼勤学的故事；《西塘集耆旧续闻·苏轼读〈汉书〉》，赞扬了宋代大文学家苏轼不以才高自负而在被贬后坚持读、抄《汉书》的故事。同这类内容相接近的是杂谈文学或艺术常识与技巧的作品，如《东坡题跋·戴嵩画牛》、《坚瓠集·论诗》。前者是强调文艺家熟悉生活的重要性；后者是说明在诗歌写作上字句愈炼愈精的道理。都不失为优秀的知识小品。

笔记作品里另有一种关于某些人的专长、技巧的文字，如《玉芝堂谈荟·别水性》中对唐代烹茶专家陆羽善于鉴别水性的记载，《朝野僉载·木僧》中对于唐代建筑与雕刻能手杨务廉制造机械人的记载，均有一定的科技小品的性质。

反映历代各方面经验教训的作品，在笔记小品中也不少，它们往往都具有较强的政治、思想或历史的认识与借鉴的价值。这里有关于治国安邦的，如《折箭》（明陈继儒《读书镜》），通过吐谷浑部落酋长阿柴临死前令弟折箭的故事，说明加强内部团结对维护政权的重要意义。有造就和扶持人材方面的，如《鞠咏》（《东轩笔录》），通过宋代名臣王化基不从私人感情出发、采取公正方法和允当步骤培养下属鞠咏的故事，指出什么是真正的朋友及上下级关系。有修身齐家方面的，如《士奇泥爱》（《国朝纪录汇编》），通过明代宰相杨

士奇泥爱其子、致使其子走上犯罪道路并被处死的故事，提醒世人，特别是身为高官者切勿泥爱自己的子女。等等。

此外，这类作品中还有教人以某种哲学道理或正确思想与认识方法的，如《国史补·王积薪》，告诫人们：不要因自己有了某种技能、专长就骄傲自满；《应谐录·猫说》，醒示人们：不要只注意事物的外表而忽略其本来面目，等等。表现出撰写者对于事物观察的正确性与敏锐性。

由于古代笔记小品是古代不同时期的撰写者、主要是文人意识形态的零碎反映，所以在内容上不可避免地要打上各种各样的封建烙印，嵌进许多消极、保守甚至是低级、反动的思想。宋代以至明清时期不少庸俗的故事更是突出的例证，这是笔记小品中的浊流，必须批判和淘汰。

四

历代有大量的笔记小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文学的意味。这可以从它们所用的表现形式、表现手法和语言上得到说明。

笔记小品在表现形式上，显然接受了古代神话与寓言的启示和熏陶。有的偏于记言，如《晋惠帝》（《古今谭概》），更多的是记事或记言、记事兼而有之，如前面提到的《剥皮》、《还磕头》等。而在记言、记事的具体安排上又有不少

变化：或单记一人言论，或记两人以至几人言论，或记一件事，或记两件事，或在记言、记事中附上作者议论等等。除了带有托讽性或说明性的作品之外，一般都不象寓言那样在开头或结尾缀以提示或说明性的文字。这是因为寓言是属于比喻性的作品，其中有些较为隐晦或带有哲理性，读者或听者不容易一下看懂或听懂真正寓意，所以需要提示或说明。而笔记小品则大体是属于记实性的文字，不象寓言那样隐晦、深奥，它往往通过具体记叙引起读者或听者的兴趣，并使其理解所摊示的内容，如果一律缀以提示或说明，反倒显得浅俗、累赘和乏味了。

笔记小品在记言或记事上，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即基本上都是顺叙，偶而加以补叙插叙或追叙，倒叙则极为少见。这一方面与其它文体影响有关，另方面也与作者不是“刻意为文，只是遇有可为，随笔写去”^①有关。而这正是笔记小品在章法上显得利落、凝练的原因之一。

笔记小品的表现手法也是五花八门，然而最为普遍的是白描、对比和夸张三种手法。

白描手法，用鲁迅的话说，就是“障眼法”的反调，即“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②的直书法。笔记小品对这种手法使用得最多。由于作者不明显地表露爱憎感情，而是把它隐在文字之后，所以给人以真实、朴质和洗练之感。如《刘禅》（《古今谭概》）一文，未使用任何粉饰之类的手法，也未使用“昏庸”、“愚呆”之类的词语，而刘禅的昏庸、愚呆之相已活画于读者面前。由于许多笔记小品毕竟不是历

史性文字，所以它的白描不同于史书上的直书。它不仅更注重描写刻画的神，而且更注重选取典型的能反映人物本质特征的事例，如《床头捉刀人》（《世说新语》），通过曹操的前后两种做法，表现出他的多疑、多忌和险狠的本质特征。可见早期的笔记小品在刻画人物方面已有相当高的技巧。

夸张手法，是一种带有浓厚艺术特质和浪漫色彩的手法。它是把人或事物的特征或本质故意加以夸大（或紧缩），以强调这种特征或本质的突出、严重、可憎或可爱。如《病忘》（《艾子后语》），就是通过夸大来强调健忘病的难治与误人。需要指出的是，以实际人生为表现内容的笔记中所使用的夸张，已不同于神话、寓言中的夸张。因为它既无超人的神力，又无浓厚的虚构，而是有一定的“诚实在里面”^⑬，所以更能加深读者对人物或事件的认识。

对比手法，是类似绘画上临近色调或相反色调相互映衬的艺术手法，它能够使作品增加丰厚感和烘托效果。这种手法在笔记小品里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把不同的人或事加以对比，以达到肯定一种人或事而否定另一种人或事，如《管宁割席》；二是把同一人或同一事的前后不同情况作对比，以突出其中的一种情况或前后两种情况都加以突出，如《再出恭》（《笑得好》）。当然，作为一种艺术技巧，对比手法的伸缩性是比较大的，它常常把白描和夸张两种手法也包括进去，形成白描式的对比和夸张式的对比。这两种形式的对比在笔记小品里也不乏其例，如《裴佶姑父》（李肇《国史补》）用的是白描式对比，《炼炭》（冯梦龙《古今谭概》）用

的是夸张式对比。由于常常使用对比手法，不仅提高了笔记小品的表现力，而且使它增强了讽刺、滑稽与幽默的情调，这是笔记小品的突出特色之一。

笔记小品在语言运用上，呈现出群葩竞艳般的多种风格，而主要是质朴的、简洁的和幽默而又带有讽刺力的。

所谓质朴，是指无论记言或记事都用比较通俗、平易的语言，而不追求生涩、隐晦和艰深。如《还磕头》，通篇都是通俗易懂的语言，并未做故意的雕饰，显得朴素、自然而又轻快。大凡以白描法记述者多属于这种风格。

所谓简洁，是指作品语言精练、干净。笔记小品一般都是几百字、几十字一篇，有的甚至是一二十字。它只将一件事、一种现象或感触概括、扼要地记录下来，既不要求详尽、细致，也不要求系统、全面。如《轮回报应》（《寄园寄所寄》），全文只有五十四字，只记三句话，通过三句话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作者的褒贬态度。而关于时间、地点、人物身份、动作以及最后的反应均略而不写，但是既干净利落又不乏味。这又是笔记小品的一个独特风格。

至于幽默而又带有讽刺力的语言，在笔记小品中几乎随处可以见到。当然多集中于讽刺、劝教或调笑性的作品中。它的特点是，或如实记下生活中本来就幽默可笑的语言，如《晋惠帝》；或通过人物的言、行对比来造成语言的幽默，如《再出恭》。笔记小品，特别是带有嘲笑性的小品中之所以使用这种语言，一方面是现实生活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作者考虑到“正言闻之欲睡，笑话听之恐后”^④这个人之恒情。这是嘲

笑性的小品常常博得人们喜爱的原因之一。

笔记小品在叙述和描写上也存在毛病和不足。有相当多的作品，只顾猎奇矜异或谈经说教，而缺乏文学趣味；又有相当多的作品，由于展转抄录而未作审慎的校勘，所以文字舛错或事件张冠李戴的情况也不少，这给读者造成很大的不便，甚至造成不良影响。

五

笔记小品也象其它文体一样，是客观世界在撰写者头脑中的反映，它常常饱含着撰写者对各种事物的憎爱与弃取的感情。而且由于它不是正统的经、史，所以又常常是“更多地揭露了一些社会矛盾，反映了一些人民群众的思想要求”^⑮。历代有不少封建统治者发现了笔记小品强烈的政治性、思想性及社会性，所以有时把它视为施政的借鉴，清代乾隆皇帝就曾经称之为制事的“良方”^⑯。至于一般人将它作为修身齐家之箴铭或增长知识之阶梯，则更是司空见惯的事。可见笔记小品潜移默化的作用是相当大的。

笔记小品里保存了许多史料，魏晋乃至唐宋时期里有相当多的史书内容都是采自笔记小品^⑰。当然，更主要的是对文学的影响。唐宋传奇小说、宋元话本、明清短篇小说，甚至长篇小说不少篇章的情节或写作技巧都直接或间接借鉴于